包文正與范文正

古代有政績政聲的大臣，死後可獲謚號，算是蓋棺論定的褒獎。處於塔尖的是「文正」。如司馬光所言：「文正是謚之極美，無以復加。」必須是學問精粹、品行端方、道德醇正、功勳卓著的「一代完人」，才能獲此謚號。明清兩代，「生封太傅，死謚文正」是文官的終極追求（三公之中最高的太師，通常只授予武官）。

總計宋元明清近一千年，僅有二十六位「文正」。最具代表性的，當屬范仲淹、司馬光、曾國藩。范文正公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成為歷代士大夫的座右銘；毛澤東「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蔣介石將《曾文正公家書》作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指南。

輔佐開國定鼎的劉基、首領軍機配享太廟的張廷玉、力挽狂瀾於既倒的李鴻章、抬棺西征經營西域的左宗棠，都未能獲謚「文正」，而得到了文成、文和、文忠、文襄等略低一等的謚號。浙江的文成縣，就是為了紀念劉基，分割青田縣設立，並以謚號為縣名。文官的謚號以含「文」字為上，若沒有則稍遜風騷，如晏殊謚「元獻」，辛棄疾謚「忠敏」。其他謚號，慣例由群臣商議草擬，供皇帝選擇、批准。唯「文正」不許臣下草擬，而由皇帝直接賜授。

戲台上還有一位「包文正」，就是包公。但「包孝肅」，分明謚號是「孝肅」。那這「文正」是從何而來呢？清人石玉昆整理民間故事創作的小說《三俠五義》中寫道，包公的老師為他取名「拯」，起字「文正」，「文正」合為「政」字，寓意他將來治國理政。

真實的包拯，字希仁。正由於「文正」的典範楷模效應，老百姓便將其加在包拯身上，讓他更完美。這個「文正」不是來自皇帝的聖旨，而是來自老百姓心裏的那桿秤。

逢周三、四、五見報

「狗兒子」

早上出門晨跑，無意中聽到幾位老大爺邊走邊聊。他們說鄰居的狗健康出現問題，每天藥錢得花十幾元，一月三、四百，一年好幾千，還不算看病的錢。不過，「養狗或比養兒子強」，因為不用花大錢給買房娶親，也不會跟小兩口鬧矛盾。

如今內地的一些老人對寵物狗真是「視如己出」，當自家孩子一樣撫養。每天早上都能見到一位老人坐在公園長椅上給狗梳毛。還有老人給愛犬「理髮」，甚至在公用洗手間的枱盆裏給狗清洗。晚上出門散步，基本每天都能碰到父親一位老同事遛狗。他說，已經養了十幾年的狗年歲大，「前列腺不好」，每天要帶牠出門「放水」三次，去年還特地開車帶牠到上海動了手術。早晚遛狗，邊走邊和狗絮叨交流的老人就更比比皆是了。

養寵物在某種程度上標誌了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因為一般溫飽有了保障，人們才會有興致養寵。家有寵物，提供陪伴，能滿足情感、精神方面的某些需求。葛優主演的電影《卡拉是條狗》中，主人公老二，一位生活潦倒的鐵路工人，就說有了愛犬卡拉，他「才活得像個人」。這大概是因為寵物狗給足情緒價值，讓人類認為自己獲得了「無條件的愛」吧。

「狗兒子」或更得歡心，因為牠們全身心依賴主人，需求簡單，容易滿足，給主人更多安全感、成就感。而且，寵物狗不會發表不同意見，不會強詞奪理，避免了人類父子之間可能發生的口角糾紛。寵物犬能讓空巢或不完全空巢的老人獲得安慰和陪伴是好事。只是，人老了，寵物也老了，都需要更多關懷和照顧。

逢周一、五見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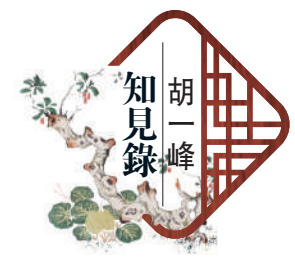
春運是個好東西

我們總會走一次「運」，這便是「春運」。當然，「春運」之「運」乃指「運輸」而非「運勢」。不過，氣數、命運變化之「運」本是從運字的「移動」本義衍生而來。而「春運」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誕生時雖指春節期間的旅客運輸，卻早就溢出交通部門工作用語，變成一道風景、一種心情、一種文化。

中國文化的世俗感很濃，但並非沒有超越性的向度，事實上，它通過把人倫神聖化來實現對現實的超越。傳統節日是完成這種神聖化的儀式，而春節無疑最為重要。在人口大規模跨區域流動的現代社會，這套儀式裏不可或缺的東西就是春運。

從離開家鄉到北京讀大學開始，我參與到春運大潮之中，算來二十多年了。成家之後，春運儀式更加複雜。我和夫人都是南方人，但一個東南，一個西南，我們曾嘗試從北京出發先去一處再去一處。那些年動車高鐵都還沒誕生，兩處老家又都不在大城市，也就沒有直達的機場，這就意味着幾天的假期大半花在了路上。後來有了孩子，拖家帶口更不方便。女兒雖渾身都是南方人的基因，卻活脫北方人的體質，耐不了南方冬天的陰冷。於是，連續好幾年，我們缺席了南下省親的「春運大軍」，改投錯峰出行的「旅行游擊隊」。

今年春節前，女兒說很想念外婆，想去外婆家過年。我們「陰陽」她是打着想念外婆的幌子，其實想念的是湘西美食。話雖如此，心裏還是有幾分孩子長大了的快慰。看來，春節的人倫內核在孩子身上「血脈甦醒」了。打開搶票軟件，排上候補隊伍，天天在群裏吆喝親朋好友「助力」……還設計了幾套空鐵聯動方案。終於有一天早上醒來，接到候補成功的喜訊，老天爺批准了取道長沙再轉湘西的方案，前後輾轉二十個小時，卻已是最優選擇。看來，今年我的春「運」還不錯。



逢周一、三、五見報

蒐集型主角vs狩獵型主角

在故事裏，主角往往有一個任務：挖掘真相。不論是推理小說中的偵探，還是追尋命運的英雄、探討真愛的戀人，或拯救家人的父親，主角都帶着自身的問題，並努力找到答案。

主角挖掘真相，大致可以分成兩個類型：一種是以收集資料為主的「蒐集型主角」，另一種則是以有目標出擊為主的「狩獵型主角」。兩種模式，各有其魅力和局限，如何運用得宜，直接影響故事的節奏，以至讀者的投入感。

我們先探討何謂「蒐集型主角」。蒐集型主角着重於搜羅各種零碎的線索和資料，當他們面對問題時，常常走訪現場、採訪證人、收集文件和各種物證，慢慢拼湊出事情的全貌。哪怕主角不是在緝兇，而是想找到暗戀對象的電話號碼，他也可能以蒐集型的方式去探索。

蒐集型主角的調查過程看似散漫，卻讓讀者參與其中，一邊跟隨線索，一邊嘗試推敲。這種風格的好處在於給予讀者充分的空間來思考和猜測：從那些似是而非的線索中，到底能夠拼湊出怎樣的真相？這種互動性，使得故事變成一場讀者與作者之間的遊戲。經典的偵探如福爾摩斯，有時便採用這種方式，先收集大量的證據，再在關鍵時刻點醒讀者。

然而，與蒐集型主角不同，「狩獵型主角」更像是一位專注的獵人。當狩獵型主角發現一條重要線索時，他不會滿足於漫無目的地蒐集證據，而是立即展開有針對、有目標的追查，從而逼近問題的核心。

狩獵型的方式使得情節更顯緊湊、扣人心弦，每一個動作都是一個推進，充滿了迫切感。舉例，當主角在犯罪現場發現某個不起眼的細節，例如受害者桌上的一個戒指空盒，他便會立刻展開行動，前往相關的珠寶店查詢，接着根據店員提供的信息追蹤下去，並且鎖定嫌疑人物。同理，一個懷疑丈夫有外遇的女子，也可以在找到一個戒指空盒後，隨即成為一名「狩獵型主角」。

逢周一、五見報

流水響

昨天到了粉嶺流水響。腰傷了好一陣子，新春期間常呆在家中，日夜跟止痛藥為伍，因此當傷勢出現好轉，就被身邊人「敕令」外出走走，囑我親近大自然，讓自己呼吸些新鮮空氣，恢復活力。盛意拳拳之下，我實在無法再匿藏於被窩中，只好換上便服，穿上球鞋，帶着睡眼，登上別人的車輛，前往一個我從沒到過，被譽為香港「天空之鏡」的郊遊熱點。

由港島東前往粉嶺的路上，我已忍不住睡了一回又一回。即使沒打開車窗，也像有幻聽般，耳畔盡是寒冷天氣警告下迴盪於公路上的呼呼風聲，瑟縮在厚厚毛衣中的我，想像自己是一團窩在棉被中的不知名生物，漸漸又沉進了迷糊的夢鄉中。

醒來時，車已停在陽光充沛的地方，四處可見身穿運動服和拿着登山杖的遊人。身邊人一再告訴我眼前就是被遠足愛好者盛讚的勝地，於是我只好聽命牽着他的手，發動身子那如塵封了的引擎邁步前行。由於腰傷初癒，我們沒沿自然教育徑登山，只打算繞着流水響水塘走一圈。豈料只離開車子數分鐘，眼前出現了迷人的天光水色。寒冬中仍保持平靜的湖面，是四周常綠樹木與藍天白雲的清晰倒影；人們三三兩兩地擺拍，臉上盡是在喧鬧的大街小巷裏看不到的笑容及從容。一雙穿着婚紗禮服的璧人，正在那裏取景拍攝，新娘子喜氣洋洋，站於和煦的陽光中，令現場的遊人都感受到愛情的甜蜜，原來不單可以叫人忘懷現實的苦惱，還可以融化我冥頑不靈的內心，驅走令我疲憊乏力的倦意。

身邊人帶我找地方坐下休息，要我靜靜感受當下。原本不愛郊遊的我，那刻真的後悔沒預早好好參與行程規劃和準備食物，如果有足夠物資，跟身邊人看着香港的「天空之鏡」野餐，那就真的是性價比超高的賞心樂事，不必舟車勞頓，也能享受如身處夢幻國度的假期了。

逢周四、五見報

蛇年文化與螭紋藝術

乙巳蛇年到。蛇，自古以來便是中國文化中充滿靈性與祥瑞的象徵。在西晉文學家傅玄的《靈蛇銘》中，靈蛇的吉祥屬性被描繪得栩栩如生：「蒙茲靈蛇，斷而能續。飛不須翼，行不假足。上騰雲霄，下遊山嶽。逢此明珠，預身龍族。」本欄透過香港「兩依藏」博物館的珍品，看蛇形文化如何在中國古典傢具中留下印記。

在中國傳統紋飾中，螭紋是一個具有深厚文化底蘊的經典元素。螭是古代傳說中龍生九子的幼弟，其形似蛇卻又融入龍的特徵。以蛇身為基調的螭紋，常以盤曲蜿蜒的姿態出現在中國古典藝術品上。兩依藏收藏的中

國古典傢具中，有很多珍品也由螭紋或螭龍紋鑲嵌。這些紋樣各不相同，卻又為同源。

館藏之一、十九世紀黃花梨楠木圓角櫃（**附圖**）上的螭紋，龍的特徵更為顯著，整體形態也從抽象轉為具象。此櫃櫃門為三段，上下兩段都有螭紋紋樣但樣式並不相同：上為螭紋靈芝，下為螭紋捧壽圖。上段螭紋清晰可見盤曲的龍騰雲駕霧的身段，其龍首，身體，尾部和足部都具象地被雕刻成紋樣。下段的螭紋則更加抽象，僅能看出龍首。

館內還有一例螭紋的變體紋樣來自一張紫檀炕桌，左右兩邊分別雕有螭龍紋，螭龍身軀部分的紋路則是由多個草葉紋組合而成。

螭紋作為一種古老的藝術元素，以其靈巧姿態與美好寓意成為中國古典傢具中的重要裝飾語言。螭紋既延續了蛇形文化的靈動特質，又蘊含龍的祥瑞之氣。蛇年裏讓我們繼續探索與發掘這些傳統藝術形式中所蘊含的深邃魅力，感受古典文化中的靈性與智慧。

逢周五見報

一些VR印象

現在大家都講Arts Tech，愈來愈多藝術家，為作品添進科技元素，敞開創作實驗與探索，盼為觀眾帶來有趣又獨一無二的新體驗。

我也曾參與不少VR演出和展覽，然而大多談不上是享受，不知是頭大眼矇面尖還是眼鏡所致，未能好好適應部分主辦單位提供的VR頭戴式裝置，全場把裝置托上移下拉鬆綁緊，難以集中，完場後頭昏眼痛也在所難免；不知是預算限制還是什麼，部分製作的VR畫面不能說賞心悅目，有的甚至鬆郁矇兼起格，有礙觀瞻；也有結合實體與VR演出，在創作上當然是good try，但看後又有點為做而做、各有各做之感。

現於HKDI（香港知專設計學院）舉行的《巴黎1874・印象派之夜：一場沉浸式探索虛擬之旅》，暫時是我印象最佳的VR展覽體驗。這個展覽由HKDI主辦，Excurio、GEDEON Experiences、法國奧賽博物館聯合製作，藉着虛擬實境、3D再現等技術，帶領觀眾穿越到一百五十年前首個印象派展覽開幕夜。

大會提供的VR頭戴式裝置，穿戴舒適，印象分馬上大增；印象派畫作不求寫實準確，跟那個虛擬實境世界景觀布局，包括街道、建築、人物、天空，以至小橋流水、詩情畫意，十分搭配，真的有置身其中的感覺；與正在繪畫名作《日出・印象》的莫奈一起看日出，實在美妙。不知是不是感覺良好，體驗完畢，居然沒有頭暈目眩等常見不適感。

逢周五見報

熊再出沒

蛇年春早，內地電影迎來史上最強春節檔。據國家電影局二月五日數據，今年春節檔電影票房和觀影人次，雙雙刷新歷史紀錄。其中，「熊出沒國民IP」寶刀不老，新作《熊出沒・重啟未來》票房超過五點六億人民幣。該片主要講述熊大、熊二與光頭強意外穿越到百年後的世界，踏上精彩刺激的冒險之旅，充滿童真趣味。

而在日本，新春亦上演一場「熊出沒」。二月三日清早，一隻身高約一米的野熊，先現身酒田市稻田，後走進六百米外小學，在學校連接體育館和校舍走廊的門窗上，留下牠用力的爪痕，所幸並未造成師生受傷。數小時後，野熊又被目擊闖入一棟民宅的車庫。雖然當地獵人協會在周圍設置陷阱，試圖捕捉野熊。但直至翌日中午，在民宅住了一日一夜的野熊，仍未落網。

捕捉野熊不易，去年十一月底，一隻野熊闖進日本秋田縣超市並攻擊店員，牠在店內逗留長達五十五個小時，才被捕獲。

定居日本的野熊，有黑熊和棕熊之分，棕熊在北海道棲息，黑熊則分布於本州島及四國。據日本環境部測算，截至二〇二〇年的三十年間，北海道棕熊數量增加一倍有多，約一萬一千七百隻；而黑熊數量，按二〇二三年官方估算，多達四萬四千隻，較二〇一二年增加三倍。難怪，近年在東瀛城鄉出沒、與人不期而遇的，十之八九是黑熊。

逢周五見報